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n a textured, aged paper background. On the left, a girl's profile is shown in black ink, with long, flowing hair and a small red bow.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To her right and below are large, stylized flowers with bright green leaves and red center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Chinese book covers.

夏有志

少女的信

少女的信

夏有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德风
封面插图 王金泰

少女的信

夏有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625印张 17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650

ISBN 7-221-00124-3

I·42 定价: 1.60 元



作者近影

作者简介

夏有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儿童文学作家。一九三九年生于北京。一九六一年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次年该院撤销，调中学长期任教。一九八四年被聘为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合同制专业作家。

他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八年来先后发表了《卖山里红的孩子》等短篇小说六十余篇，出版了《钱！钱？钱……》等中篇小说八部、《燃烧的绿茵》等长篇小说三部，约二百万字。其中，获奖作品达十一篇。

夏有志的作品来自他对当代少年儿童生活的深切体验，在内容上求真，在形式上求新，尤其注重在构思上求奇求巧，尽力想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闯出一条新路来。收入这本选集的十四篇小说，全都是作者近两年的新作，可以看出他的艺术追求正日趋成熟。其中，《儿子，你是谁》获一九八六年“小天使铜像奖”最佳作品奖，《从山野吹来的风》、《两代少年情》获同年《少年文艺》月刊优秀作品奖。

序

曹文轩

夏有志出了几本短篇集子，味道各异。这一本我最喜欢。

他猛劲一拉，把生活的大门朝天真纯洁、翘首而望的稚童们拉开了：请进！

过去的儿童文学，有的品质不佳，行“瞒”和“骗”之能事。它将生活的大门锁闭，让那些孩子们在大门外的虚幻世界里转悠。他们在这个金色的谎言捏造的而实际上不存在的世界里失去了自己。后来门开了，但只是给一条狭窄得可怜的缝隙，让他们窥见。这几年，门是越开越大了。但似乎依然不肯让他们进去，只许他们在外面看看。

儿童文学必须介入生活！

夏有志显出了一派欲把生活全部抖落出来的劲头。清明与浑噩，直率与弯曲，高贵与庸俗，美好与丑恶，真诚与虚伪，苦甜酸辣，喜怒哀乐……他想让孩子们都看见，都经验经验。他不想掩掩藏藏，吞吞吐吐，犹抱琵琶半遮面，索性

毫不羞涩地把生活老底都亮给他们：看吧，孩子们，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

老外——约翰森先生来了。前呼后拥的陪同，语文老师的弄虚作假，孩子们的失魂落魄，倒象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到了。教室里“静得吓人”。殖民地心理——残酷的历史滞留在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畸形精神，一下子露出了马脚。这是事实，何必回避？当然又有新的事实：一个孩子站了起来，却痛诉这位约翰森先生当年的罪孽！（《因为学校是我的》）

“儿子，你是谁？”当一位长辈从他儿子的皮箱里发现了那些互相矛盾的《入团申请书》、《兄弟盟约》、《感谢信》之类的东西，他惶惑了，对儿子简直不可思议了。“代沟”明明出现了，把两代人分在了两边。（《儿子，你是谁》）

十四岁的儿子竟然有了女朋友，而且还是一个异帮人？食了历史苦果的父亲消极地接受了历史的教训，竟用欺骗的手段，活生生地捏断了这根本来就很纤细的情丝。（《两代少年情》）

他情不自禁地为那个早早卷入生活大流的小女孩赞叹着：“那个乡下丫头终于溶进多色彩、多味道的溶液里不见了，她去享受真正的人的生活乐趣去了。她的爸爸妈妈在等着她，那个豆腐张的儿子在等着她；她敢骂人，敢撒泼，敢当家过日子；她象一股山野清新的风，无拘无束……”（《从山野吹来的风》）

.....

儿童文学对生活是有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但这种选择性

应当是很大的。对于孩子，我们并没有那么多一定要保守的秘密。夏有志几乎什么也不在乎了，没有规矩，没有法则，大大方方地把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转给孩子们看，并召唤他们进去。

他向生活全面拓进。有人看生活目光呆滞，象精神病患者服用了大量激素刚刚康复，老紧紧盯住一个地方，不肯把目光移了开去。有志的目光却是林中一头活泼、机敏的小鹿的目光。他四下里张望，环顾八方，全方位摄入生活的图景。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几乎很难找出两篇是写一种生活的。忽而城里，忽而乡下，忽而又写到国际上去了。他无拘无束，扇起想象的翅膀，飞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上。

中国孩子与文明发达国家的孩子比，跨入生活和人生大门的时间似乎太迟了。他们成熟得竟那么晚。有志想让他们早点踏上坎坷、苦涩的人生之旅。这一点实在是值得称赞的。

放他们到阔荡的天空下去，放他们到喧哗骚动的人流中去。儿童文学，你别再吹嘘“净土”和“圣界”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响着笙箫管笛、闪着珠光宝气的伊甸园。世界是一个充满纠纷和矛盾的浑沌。单用提纯的精神食物去喂养，孩子是很难结实的：他们的性格只会象玻璃一样脆弱，思想只会象竹篾一般单薄。他们需要原质的生活。他们需要丰富的精神宝藏。

“芝麻芝麻开门吧！”

善——这是夏有志作品的基本主题倾向。他这一辈子大概就只侍候这么一个大主题了。

从他的许多作品所流露出的情调，我们体味到了：占住他灵魂的还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他在儿童文学这一限制性较大的框架里，竭尽其力，加以赞美，并企图使善的深沉力量弥漫其间。诚实，敦厚，平和，纯良，悲天悯人，同情弱小，扶危济困，成为他笔下大小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以善为主旋律，他变奏出许多副主题。他以数量可观的作品，完成了一个善的整体观念。

这本集子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基本主题。

《本色的反派演员》里那个根本不用化妆的天然的小反派演员，在模拟一个坏孩子损坏地里的西瓜这一行为时，又踢又踩，神态奇绝，动作逼真之极，使导演高兴不已。然而当电影正式开拍，让他真地去损害已经用高价买下的瓜地时，这个小反派演员却踌躇了，闭起双眼来，脚怎么也踢不下去，最后竟然不顾一切地逃跑了。这个孩子当然不可能有清醒自觉的道德观，他的行动纯属一种“习惯性气质”，一种本能，善的本能。就在这善爆发力量的瞬间，我们如被一股无形的冲击波狠狠地冲动了一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孩子们面对作品主人公这一善的行动而引起心灵颤抖的波动状态。主人公逃跑了，但却把善的种子无声地撒落在许多幼小的心灵里。

善的力量把两颗少男少女的心叠到了一起（《飘香的山间

小路》)；善的力量象一笔巨大的财富，留给了那个痛苦的孩子(《爸爸给我留下的》)；善的力量唤起了人性、人的良知(《人间童话·第二则》)……他的这些作品无异于一首首精致的善的赞美诗。

他不是基督教徒，但似乎有基督的精神——“要象爱我们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人”。他也不是佛教徒，却似乎有佛家大乘思想——“普渡众生”。他永远站在弱小一边，用同情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一切陷于痛苦境地的人一律给予帮助。

他是对的。

我们回头看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他们——他们的柔和的声音永远呼唤着人们天性里的善良成分。让善平息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让善温暖着痛苦、焦灼的人类。善，是文学的根哪！有志他在往根上写。

儿童文学界的朋友们各有一招，其能耐不一样。有人工于语言，有人善于心理揣摩，有人长于一种情调。有志的拿手好戏是作品结构。据他平日自己言谈所露，他似乎对中长篇小说的结构颇为用心。他谈外国文学作品，激动他的似乎并不是人物，也不是哲理，而是那匠心独运漂亮精致的结构。“这是大结构！”“这种结构本身就含着宇宙间的精神！”……他三句离不开结构，偏爱那些精于结构的作家。他把很多心思和脑力花在结构的琢磨上了。有时，他甚至是先有了一种结构方式，然后才去选择生活，设计人物的命运，再力

求两者互相适应。他不是因为有了人再盖房子，而是先有了房子，然后根据这房子的特点去请适合居住的主人。他是一个结构崇拜者。他的几部中篇在结构上都有独到的讲究。让他讲结构，他总能“津津乐道”、“天花乱坠”地说出一通道理来，并不唬人。这时，你会点头，觉得：确实。

而我觉得，他的这些短篇也许把他这种结构癖更充分地显露了出来。他的《两代少年情》、《三个莎士比亚》、《爸爸给我留下的……》以及《人间童话》等，都使人在欣赏时因为那种出奇不意的结构而感到一种思维的快感。

给构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结构的曲折，结构的突变，结构的转换，结构的那种似乎怪圈式的回复，都含着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生命的内部秩序。

他这个人在文学创作上不怎么“安分守己”，好变卦，爱扩张，常常是一觉醒来，换了一副新面孔，让人不敢认他。他不肯把自己囿于一方小小的天地，更不肯把自己拘于一根柱子上，总是睁开了眼，四下里寻觅新的途径，哪怕是一线弯曲的小径，也喜欢踏将上去，尽管有时不免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甚至摔个“四爪朝天”。他总是渴望自己把路子弄得“野”一些。一种格调，一种情绪，一种主题，一种形式，他玩腻了就随手扔，全不当回事，然后象饿狼扑食，觉得可意，顺手就抓。他真有点“放荡不羁”。

一股踏新路子的探求欲，象发作起来的“二锅头”的酒力，始终烘炙着他的灵魂。看来，这一辈子他不会象老葛朗

台那样抱住一堆钱财死守着了。“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他整个一个“不老实”。

他的文学创作永远也不会处于凝固状态，而象一股活泉，要一直淙淙有声地流动下去。

这本集子与他以前的作品相比，实在是又“新翻杨柳枝”了。

此种秉性，值褒值贬？这全看他怎么个玩法。玩得不好的，会把小命搭进去的。因此我常说：“你这家伙要限定自己！”玩好了，那也了不得的。他常让我的心悬悬的。但这本集子消了我一些疑虑。他玩得不错，越玩越活，越玩离艺术的腹地越近了。于是，我又想另说一番道理了。天下真大，许多道理竟然是互相对立着的。

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艺术风格比较单纯，首尾如一，一辈子按一种姿态，一种口气，一种调门写作。象沈从文先生。他似不太注意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的纷争，而一辈子写一种未经文明社会熏染的平和、恬静的社会生活。文章做得甚是轻脱，如春气游丝，秋光苇絮，又似那湘西碧水上的灵燕子。鲁迅先生则不这样，单他的小说就有很多层次的风格变化。有寓庄严、冷峻于幽默调侃之中的。又有优雅、疏淡与沉重、忧郁揉和一体的。他的杂文风格特别自不必说。他的一本散文《野草》，其风气、韵味，与他的小说也大相径庭了。那里充满象征，充满高贵的情感，被煌煌的诗的光辉照得金泽闪闪。因此，天下再能耐的学者，也是很难对鲁迅的艺术风格一言以蔽之的。

两者都成了文学上成功的例子。这就说明了，这世界本来就有许多路数。

当然，我还是想说一句：有志不断变法，当可；但切不可悟空吃桃，吃几口就丢。抓住一枚，还是吃净了见核为好。也就是说，玩一样精一样，不可十八般武艺都会操持，但都是花货。有志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当不会。这本集子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讲，禅宗有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指想获得禅机而不能，连其行迹都难觅到。第二境界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指已经快要参透禅机——只是快了，然实未真正抵达。第三境界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就是说，在顷刻间，忽然悟到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大千世界的本原奥秘。此乃禅宗最高境界。

文学创作很有点象禅宗。从这本集子可以看出，有志企图想获得那玄妙美丽的“顿悟”。一旦悟出了艺术的真谛，那，有志更会让人不敢认了。他在苦苦修炼呢。

我们都来吧，坐禅，凝思。悟吧！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曹文轩 (1)
男孩子和男孩子.....	(1)
儿子, 你是谁.....	(19)
从山野吹来的风.....	(25)
飘香的山间小路.....	(42)
三个莎士比亚——一个女教师讲的故事.....	(52)
本色的反派演员.....	(62)
因为学校是我的.....	(80)
浑小子.....	(94)
爸爸给我留下的.....	(109)
两代少年情.....	(130)
雷阵雨.....	(147)
人间童话二则	
第一则.....	(169)
第二则.....	(176)
小小说二题	
哦, 那火.....	(186)
诗的一瞬.....	(191)
少女的信.....	(198)

男孩子和男孩子

你到我们学校，随便找个男生问问：“罗力争这人怎么样？”我敢保证百分之百的男生会说：“力争？他可狂了，做着呢。”“他谁也不服。”要是你碰到“四眼儿博士”，他就会形容一句：“罗力争从来不爱正眼看人，总爱用鼻子尖儿瞄你。”

罗力争是谁？谦虚一句：在下就是敌人，我！

我不是凭白无故就傲的，我不爱瞎吹牛。

论武的，我在业余体校学过少林长拳，虽说是初级班，可要动起手来，仨俩一起上，也占不到我什么便宜。

论文的，咱也不软，哪次考试也没下过前四名。

还有，论口才，论吹口琴，论画画儿，哪项咱也有一绝。

怎么样，我该不该傲一傲？不过——我猜，我这么一介绍自己，你肯定要撇嘴儿了：哼，这小子，太狂了。

狂，看怎么说。《北京晚报》上登过这么一条消息：电影演员刘晓庆有一回接见外国记者，那记者问：“你认为中国现在最优秀的电影女演员是谁？”刘晓庆想了会儿说：“是我。”你

看，刘晓庆不来假招子，不虚伪。我就喜欢她这个直率的性子，说真心话，勇敢。真是的，明明认为自己棒，干吗非得虚伪地装谦虚：“哦，哦，我不行，我还差得远”，干吗非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讨得人人爱的甜小子呢？

好了，我把话扯远了，浪费了你的时间，对不起。不过，不说几句我的个性，下面的事儿就不好说起，对不？

二

为了增进中外小朋友的友谊，桃杨区团委组织了一次中外小朋友春节联欢会。

我们桃杨里小学离外国驻华使馆区不远，联欢会就自然少不了我们学校一份。

要是按我的意思，既然是玩玩乐乐的一次联欢，学校随便找几个人去不就得了？可我们的汪校长太“事儿妈”，她象接受了一项什么神圣的使命一样，大会讲啊，几次三番找老师研究啊，非要搞个什么层层选拔代表不可。

本来呢，我对竞争这个“代表”不感兴趣——我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员，平时出头露面的活动参加过不少，这次联欢活动，我理应让给那些很少有机会见见世面的普通队员，是不？

可是汪校长那沙里淘金的做法，那象医生检查病孩儿的审人神气，把我给激火儿啦。

你瞧她——筛选出的代表，一个个眉清目秀，一个个说

起话嘴儿甜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一个个老实得象木头人儿，尽是些三脚踹不出个屁的“顺民”。

我认为选代表也不是不可以，可你该选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才对：代表里应该有粗鲁的，有文雅的，有老蔫儿，也该有淘气包儿。这样，才真正有代表性儿，这样，才能代表咱们中国孩子的全体。

其中，更该有象我这样的做主儿。这几年，咱们中国孩子在外国人面前，没骨气的越来越多了。大街上要是停下一辆老外的汽车，你瞧吧，准会有不少咱们的小同胞凑上去，围着，粘着，又羡慕，又敬仰，眼珠子象苍蝇似地叮在人家身上；可人家老外要是想问一句什么话的时候，又吓得东躲西溜，吓，真没出息！

这么一想，我就找到汪校长：“校长，这次联欢，我自己推荐自己当代表，您看怎样？”

汪校长一愣，一双金鱼眼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久，才说：“等研究研究再定吧。”

三

中外小朋友春节联欢会，肯定得要我去，我心里有底。为什么呢？联欢，就少不了表演节目。你知道，在咱们小学时代，凡是表演节目，几乎全被女生给垄断了去。唱歌呀，跳舞呀，朗诵呀，这些，差不多都不是男生的特长。我呢，偏偏能表演吹口琴，能走一趟长拳套路，何况我也是三